

## 秋风起，稻米香

■ 赵国章



风吹沃野稻穗香 记者刘昆 摄

秋晨中，那恍若镶嵌在大地上粒粒金子似的稻浪，沐浴着初升那一缕红日，放射出刺眼的光芒。

稻穗带着露珠，越发圆润，它们沉甸甸谦逊地把自己佝偻成一条弧线，等待着庄稼人去回收盘点。那时节，庄稼人都会老早起床，把挂在屋檐下休息已久的镰刀取下，撩一把水到磨刀石上，唰唰唰！唰唰唰！来回铿锵，将镰刀磨得锋利无比、赫赫闪亮。然后，一个个喊出朴实的声音，快步流星走向秋天的田野。男人们吸过最后一气手工卷成的旱烟，使劲吐出去老远。接着就啐一口吐沫到掌心，双手一搓，叉开两腿伸直胳膊，把身体弓成60度，“奏响”庄稼人的丰收乐谱。只见他们伸开左手，从右至左一扒拉，一大簇谷秆被揽入手中，右手紧握的镰刀顺着根部轻轻一划拉，稻子便脱离了母体，稻茬如刀切般光滑平整。庄稼人有自己的诀窍，镰刀伸下去根本不用看，凭着感觉在一呼一吸之间就揽下了一怀沉甸甸的喜悦。清脆响亮的金属声响起，一簇簇一片片稻子，一转眼便轻歌曼舞扭动身姿，搭着稻茬铺展在地上。

偶有提着饭钵，送来早饭的老人，扯起尖

稻田“过响（日晒）、过露（夜露）”蕴含着怎样的意思。好奇心驱使我追问大人，父亲眼一楞：“跟你说不明白，等长大了，自然就知道了。”

那些年，乡下还处在一个传统落后封闭的农耕时代。家家把挑回的稻谷集中堆放在星罗棋布的方块道场上，各户自行从家里扛来吃饭用的实木柴桌，往道场中间一搁，再把周围清扫干净后，一家三口便闪亮登场。通常是一人负责把稻捆牢牢按在桌上，稻穗耷拉朝下，另外两人手执一米多长的擀面杖或木棍，一左一右站成侧身摆出马步，“砰砰砰……”杖起棍落，发出浑厚沉闷且带着节奏的响声。粒粒金黄的生命在历经岁月的孕育跋涉之后宣告回归，哗啦啦迫不及待脱颖而出跌落在地。

上百人的打谷场，举目相望，气势磅礴。密密麻麻的捆谷声，似是得胜而归，一声声喧嚣着欢天喜地的锣鼓点。那个场合，豪放粗犷的男人们清一色光着脚，不穿上衣，女人们上身仅裹挟一件短汗衫。当然，没人去关注这些，也没人去注视谁布满疲惫的面容，和披头散发不拘小节的凌乱造型，都一样。热极了，走向道场一边的几棵槐树下乘会凉。口渴了，顺势蹲下去，就在旁边的河沟里，洗洗手，捧几捧水咕嘟咕嘟就喝下去，酣畅淋漓浸润心田。眼看日头偏西，女人们才被男人催促着，一路小跑回家料理午饭。饥肠辘辘的男人们暂且留下，在道场边角好一番拾掇，拿木锨把一上午脱离出来的稻谷匀开铺在自己的三分地盘上，一边晾晒一边掀起屁股，倒栽葱般清理混落在谷子里的叶片碎屑。

家家屋顶的烟囱里，冒出一团团浓烟端端往上长。如果此时刮一阵乱风，全村的炊烟就会像一头乱发纠缠在一起。不用看，也不用想，村庄上头通常会冒出好几种颜色的烟，像那种黑乎乎浓得化不开的炊烟，释放的一定是新鲜稻草的味道。庄稼人，农忙时节午饭是非常单调凑合的，萝卜丝干饭、萝卜缨酸菜干饭，剃一盘辣椒淋点麻油一拌配着吃。男人倒并不在意，忙呢，吃饱就行。这不，只因他们坐拥秋实，有一地稻香。

如今，随着科技兴农战略的推进，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进了田间。秋风里，稻浪滚滚，吹尽收获的芬芳。它们只需来来回回转上几圈，电钮一按，铁齿下便卷起条条金毡，机口里吐出道道彩虹。

庄稼人一旁欢喜着，眼看从土里取出秋色，从秋色里取出五谷，从五谷里取出美食和酒、欢乐及其它！

## 回望故乡

■ 尚宏厅

故乡很小，很小。在地图上难以找到。

它像一串串珍珠撒落在山坳上，被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层层包裹。故乡地处秦巴腹地，鄠阳北的一个古老村落。祖先们把家安在山谷里，避开兵祸及土匪侵扰。人们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，繁衍生息了数百年之久！

先前的故乡，人烟稀少。葱郁的银杏树遮天蔽日。那粗壮的躯干、金黄的叶片，像一把把撑开的大伞守护着村庄，为家乡人带来幸福与安详。人们在风光旖旎的山坳里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山民勤劳朴实，与世无争，浓浓的乡情世代相传。

故乡，儿时的乐园、儿时的避风港，我们在这里快乐生活快乐成长。吃的是红薯饭，喝的是苞谷糝汤，粗茶淡饭滋养身体，激励我们奋发向上。即便我们走出了大山，离开了家乡，心中却萌生深深的眷恋与怀想。

回望故乡，童年的时光五彩斑斓。像梦境里蹦出一个个模糊而清晰的轮廓。曾经，鸡鸣狗吠的泥巴院落，变成童年的游乐场。我们一群孩童整天忙着抓土面冲窝玩泥巴。在后院那片清幽的竹林里逮小鸟，捉迷藏……李家爷爷奶奶给吃的喝的玩的，且把他家当自家。曾经，我们一起在门前简陋的学堂里读书写字习文化。张汉山、白玉照、高荣春，伴我们度过了几度春秋，几度寒暑。这三位启蒙老师的恩情终生难忘。

曾经，我们一群伙伴，夜晚举着火把去邻村看电影。场子里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。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夜幕下那张硕大的白色幕布，黑白电影的世界让我们流连忘返。曾经，我们一起上山放牛。沿着小路走上山岗，在空阔幽静的山巅放声歌唱。我们看日出，仰望星星月亮，青石板上留下岁月的沧桑。曾经，煤油灯陪伴我读书至三更，学有所成，背上行囊，走向远方，亲人们声声祝福送我送到大路边。

回望故乡，往事如泉水喷涌，淌过衣袂。记忆中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徐徐展开。春日里，我们游走山野，邂逅春意浪漫。看桃花杏花梨花迎春花，浓艳芬芳，赏心悦目。我们一起

爬树、采椿芽、钩榆钱、摘洋槐花，一篮一篮拎回家。夏日里，树上的蝉鸣划破过叶尖响彻山野。我们悄悄地来到水坑边，脱下衣服跳入水中戏水嬉闹，尽情地享受夏日的清凉。从荆棘中摘下甜甜的野莓，用树叶包好带回让亲人分享。

秋日里，我们提着竹篮，漫山遍野捡柿子，风中的红叶翻滚波涛。我们帮大人把玉米、高粱、芝麻、花生搬回家，院子里、房檐下呈现红红紫紫黄黄白白丰收的景象。冬日里，我们拿着挖藕上山挖红薯、晒红薯干、收红薯秧儿，傍晚挑着挑子、背着背篓、提着马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腊月里，我们成群结队去三十里外的集镇办年货，挑着萝卜莲藕粉条洋葱，喜颠颠地往回走。

还记得，我们五更起床，去大山尖子、方山割山柴，翻山越岭、跋山涉水，扛担头上挑起了生活希望。还记得，大旱之年，我们去东沟、南沟小河里挑水，水桶里撒把麦糠路上泼洒，怕过往的牲畜把水弄脏。还记得，我们到树湾儿、狼洞岭、尖尖坡、财神庙挑山枣、柿子、八月炸，衣服手指被挂破，有谁经得住美食的诱惑，甜甜的汗水在唇齿间流淌。

回望故乡，四十多年的风云变幻，春天的故事在大山里上演。故乡人不再沉默，不再等待。父老乡亲一个个走出大山，从打工仔、学徒工到能工巧匠……

尽管我们天各一方，我们对故乡的思念却愈加深长。故乡是根，故乡是魂，我们的出生地，人生的出发点。故乡是让我们看到第一缕阳光，学会说第一句话的地方。故乡赋予我们大山一样的性格，为我们孕育新的希望。

故乡的风物与图腾，总是那么亲切，那么神往。那干打垒的土屋，静卧的石磨磨盘，门前那片青葱的竹林，前坪那口老池塘，埡子上那棵百年皂槐树，还有心中的图腾银杏树，以及高山土埋着亲人的坟墓……这些都让我魂牵梦绕。不论走到哪里，今生不为浮萍，人生也不彷徨。

记住故乡，记住乡愁，记住这片黄土地。

###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

10月16日

# 世界粮食日

水是生命之源 水是粮食之本 不让任何人掉队

